



西线凯歌

云南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冯永祺
封面 林德宏
题图 陈学忠

西 线 凯 歌

本 社 编

*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刷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787 \times 1092 \frac{1}{32}$ 印张: 10.75 字数: 230,000

1979年6月第一版 1979年6月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116·759 定价: 六角五分

0278/23

目 录

好孩子

——记一个战士的话

.....陆柱国（1）

母亲站在我们背后

——云南边防部队某团访问记

.....徐怀中（23）

团长和他的儿子徐怀中（35）

他为祖国献青春

——记“孤胆英雄”傣族战士岩龙

.....李耐因 张 立（43）

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我

——记“董存瑞式的战斗英雄”苗族战士陶少文

.....史立成 李石元（54）

南疆英烈

——记“董存瑞式的战斗英雄”李成文

.....张庆桑（64）

战士与祖国.....彭荆风 万元德（81）

拉祜人民的好儿子郭明效（86）

战刀与诗帕.....余建华 尚 弓(93)

纳西族人民的骄傲

——记某部一等功臣,指导员和自兴

.....陆廷荣(99)

绥尼山鹰

——记某部连长,一等功臣山达

.....张 明(115)

“钢刀”插进 316 A 师

——记李留德和他的英雄排

.....吴善翱 史立成(129)

“孤胆英雄”杨宗明公 权(136)

最初的考验

——记自卫还击战中的新战士

.....周金城(149)

战火中的新一代徐德轩(157)

三六九高地纪事

——记某部四连的英雄事迹

.....张在昆(163)

“老边防” 排雷记蒋正隆(171)

攻克老街之战.....郭明效(186)

代乃壮歌.....张 明 李敦伟 刘祖培(203)

铺镬战斗日记.....栗瑞华(227)

威震南天

——英雄的南疆航空兵部队在自卫还击战中

.....陈伟岳 陈世基 刘从礼 郑宗群 (234)

红河飞舟

——记工程兵舟桥某团英雄事迹

.....陈淀国 徐国腾 (240)

插到敌人心脏去

——记炮兵副营长詹光贵和他的观察组

.....江明义 (255)

钢筋铁骨

——记“英雄坦克手”贺全利

.....江明义 (262)

多好的人民啊.....陈见尧 (270)

前线五日

——个旧市锡城公社支前民兵连纪事

.....董保延 施友万 (274)

青春礼赞.....张开德 (285)

高高的橡胶树.....文汉鼎 (293)

水.....丁光洪 (302)

战士自有战士的爱情.....张昆华 (310)

河口的春天

——寄自中越边境

.....张昆华 (324)

编 后..... (339)

好孩子

——记一个战士的话

陆柱国

一、爸爸

我叫刘建国，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生于四川省绵阳县。

要说我，得先从我家爸爸说起。他是山西省五台县人。旧戏《杨家将》里面有个杨五郎，因为看破红尘，削光了脑壳，到五台山上出了家。我爸爸就在杨五郎当和尚的那个庙里，学了一身好武艺。他今年六十五岁了，没事就爱嚼干胡豆（蚕豆）；按说应该戴老花镜了吧，不！天黑得连我都认不出字来，可他不点灯还能看报纸——从小练出来了一双“猫眼”。我不晓得这是不是合乎科学，我只晓得这是事实，而且千真万确。他一只手心托两个胡桃，另一只手只要用指尖轻轻一点，胡桃就象用大镢头狠狠砸了一家伙，变得稀碎稀碎。有一回我哥哥不知为什么惹他老人家生了气，一指头把哥哥的脑壳上敲出了一个象胡桃那么大的血包包。为这事，我妈哭了整三天。

爸爸还是个老革命，一九三七年就加入了抗日决死队，

后来当到了副科长，一九五四年转业到了绵阳，在专区的一个局里当局长。当局长就老老实实当你的局长吧，不！他把部队里的一套也带到局里了，每天早上七点钟，不论春夏秋冬，男女老幼，凡是在他管辖之下的干部职工，一律出操跑步。你想，这还能得了“民心”？！一到文化大革命，谁不拿他来出气？他参加过的那个“决死队”，听说原来打的是阎锡山的旗号，所以他的第一条罪状是叛徒。他的入党介绍人早在抗战时期就牺牲了，因为找不到入党介绍人，所以“假党员”就成了他的第二条罪状。在部队里当过副科长，在地方上又当上局长，所以我爸爸不仅是“走资派”，而且还在这个头衔上加了个“大”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嘛！那年月，这三条摊上一条也不得了。他挨斗，挨揍，天天鼻青脸肿，脖子上挂个大牌子，坐到当街的太阳底下写认罪书。太阳把他的汗水烤出来，再把他的汗水给烤干！我那时候才九岁，怎么会懂得什么正确对待群众运动？谁打了我家爸爸，我都牢牢刻到心里，并且用我力所能及的战斗方法，进行毫不手软的回击。夜晚，我在黑胡同里拉上绊脚索，把非常肮脏的骂人话，写在冤家的大门上。我还会使用弹弓，技术虽然达不到优秀，起码也算得上良好。有一个心狠手辣的家伙，打聋了我爸爸的一只耳朵，我躲在黑暗的角落里，照样把他小子的耳朵给打坏。除此之外，其他大大小小的“战果”，我就不便多说了。

妈妈奉命和爸爸“划清界限”，她在一家百货商店当售货员，基本上不敢回家住；哥哥和弟弟也都送到了外婆那里。我一个人守着可怜的爸爸，给他做饭，给他送饭。

一九七〇年，我小学毕业的时候，爸爸又被送到绵阳郊区一个农场里劳动改造去了。我很想接着读中学，可是中学

不收我，说我是什么“叛徒的娃儿”“走资派的娃儿”。我偷偷到绵阳卷烟厂，干了一个月的临时工，也为了同样的罪名，把我解雇了。孤孤独独，走投无路，那么一点大的娃儿，我竟然有时候也会想到死。当然，让我死，我可不干！于是，就和社会上的“天棒娃娃”（阿飞）混到了一起。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我除了坚持举哑铃，跑公路，搞俯卧撑等正当的运动项目之外，还学会了扒树、上房、跳沟、翻墙……坦白地说，十二岁的娃娃能干的坏事，我差不多都干了。

我非常想我爸爸。有一天，我光着脊背赤着脚跑到农场去看他。他一把抱住我，痛哭起来。我说：“爸爸，人家那个样子打你，你都舍不得掉一个泪花，今天怎么了？”

爸爸说：“他们再打也没有关系。就是把我打死，也不能把我打成叛徒、假党员，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我伤心的是，你变坏了！这样下去，我死也闭不上眼睛。”他的大手，摸着我那又长又乱又肮脏的头发，不愿离开。

这一天，我烦透了。回到家，插上房门就歪到床上。我第一次知道自己在爸爸的心里有这么重的份量。我好我坏，不光是我一个人的事情了！

怎么办？不是有句古话，叫什么“浪子回头金不换”吗？我决心回头了。说实在话，那时候我只是心痛我爸爸，并没有想到社会；我没有那么高的政治觉悟。

我又跑到中学要求读书，学校仍然不收。软的不行，老子来硬的。我砸你的窗玻璃。不让我读书，你们也别想安逸安逸坐在教室里，老师们奈何我不得，他们更怕的是我那一群无法无天的小伙伴。学校负责人找到了我，和和气气对我说，“你把玻璃全砸坏也没有半点用处。让你父亲工作的单位

写一张证明，我们就收你。”

我爸爸当局长的那个单位，我可不敢去闹，我怕他们把气都出到我爸爸身上。我哭着找我妈妈。我妈妈再哭着去找我爸爸所在局的革命委员会。证明信到底让我妈妈给哭来了。我捧着它，心里想：这证明是我妈的眼泪写出来的。我要不好好上学，也对不起她老人家——虽然她当时并不老。

可是，我断学断了一个学期，功课怎么跟得上！什么正数、负数，我根本不晓得是啥子名堂。这一学期考试，除了语文刚刚及格，其它几门功课，全部零蛋，我一样也做不起。

功课再难做，也经不起我发奋。当天功课做不完，我就不睡觉，甚至于通宵。所以，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我样样都能考个八十来分。三年级时候的成绩，突破了九十大关。一九七三年七月，初中毕业考试，我的平均分数竟然高达九十八。同时，我又被批准加入了共青团。更意外的是，爸爸解放了。简直是三喜临门。

爸爸一解放，给他补发了好大一笔工资。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又买起来了。我那时候接着念高中。学校离家十二、三里路，心想：爸爸的自行车该让我骑骑了吧，不，他对我严上加严。天天走路上学还不算，而且只许我穿草鞋，衣服呢？拣哥哥的破烂。堂堂的高中学生，穿着破衣、草鞋进教室，多少女生笑我哪！我脸能不红？我暗暗埋怨爸爸：你挨斗的时候，我怎样待你？你熬到了出头之日，又怎样待我？难道我和哥哥不一样？我不是你的亲骨肉？后来，我渐渐明白了，他这是有意磨炼我，要把我身上“天棒娃娃”的烙印磨得一丝不剩。除此之外，难道还有别的什么答案？

一九七五年我高中毕业的时候，被评选为绵阳市的优秀共青团员。心想：这总算对得起爸爸了吧！

高中毕业干什么？我想当兵。爸爸的老战友都是很相当的干部了，能有什么问题？可是，不！他板着脸说：“我不会走后门，也劝你不要走。今天不走，明天不走，永远不走！插队去！”这就是我爸爸，他的典型性格，典型语言！谁让我摊上一个铁面无私的爸爸呢！

我憋着一肚子气去插队落户。当天中午下到了底——朝阳公社六大队第四生产队，背包还没有打开，下午就到田里割谷。左手小拇指一下子被削掉了好大块肉。你看这个疤疤，这是对我的赌气的一次小小惩罚！

我拼命地干活，一定要干出名堂，让我爸爸看看。有一次雨天挑粪，下坡的时候跌了个仰面朝天，后面那桶粪正好从我头顶上淋下来。我到塘里涮了涮，光着脊背，照挑不误。

插队五个月，我就当上了生产队长、民兵排长、贫协委员、治安委员、团支部委员。我干的更欢了。插秧的时候，我中午不回去吃饭，把扁挑一横，我睡在田坎上。闹钟就摆到耳旁边。两点钟，闹钟一响，我一骨碌爬起来就干活。这样一来，十天功夫我们生产队就插完了二百六十亩秧子。我就穿着泥巴裤子大摇大摆到公社报喜去。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我应征入伍了——半步“后门”我都不走。十二月二十三日发的新军装，二十五日下午就要集合出发上火车。按照常理，我一穿上新军衣就可以（而且应该）回家去团圆两天，可是我偏不回去。插队的时候那口气我还没有消尽呢！我把自己的蚊帐、衣服、大米、红苕、谷

糠全部分给了贫下中农，并且在生产队一直住到十二月二十五日上午九点多钟，才回家告别。妈妈一见我穿着新军衣回来了，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抱怨我，这时候我也有些后悔：自己太孩子气了；可是，在爸爸面前，我硬着头皮，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爸爸呢？不冷不热说了这么两句：“当上生产队长啦，可以理解，可以理解！”直到现在，我还不理解他是表扬我呢还是挖苦我。

妈妈一边哭一边给我做饭。这是给我做的送行饭，也是给我做的生日饭（这一天我整整十九岁）。这顿饭吃的我心里沉甸甸的。下午一点钟，我就赶快走掉了！

二、连 长

我当兵的目的并不复杂：锻炼锻炼，学点本事。部队里面样样都有，“大学校”嘛！

可是，一走进新兵的行列，我就碰上了硬钉子！

这得先说刘建荣同志。他是我们新兵连的连长，原职是四连副连长，半年以后成立集训队，他又当我的排长，这次对越自卫还击，他是我们四连的连长。为了听起来方便，我统统称他为连长。

我对他的第一个印象，实在不佳。板着一张阴沉的面孔，军帽的帽沿压住了他的眉毛，胸膛挺的虽高，可是双手却倒背着，手上还戴着一副白手套，说起活来象吵架一样大声吼。我心想：又摊上了这么一个连长，我前世不知造了什么孽了！

一次练习队列，正当连长喊“立正”的时候，偏巧一只

蚊子叮住了我的额颅。我瞧他不注意的空档，快速用手抹了一下。这可坏了，他跑过来狠狠踹了我一脚，吼道：“动！动个×！”

过去，只有我打别人的，哪有别人打我的！我气惨了。白天饭也吃不下，晚上觉也睡不着。最后下决心，和他拼！大约深夜十二点钟，我去推他的门，谁知他也没有睡，趴在桌子上写什么呢。他一扭头，先怔了一下，然后又笑了笑。

“睡不着了？”

“没法睡着！”

“蚊子咬了？”

“对了！老蚊子！”我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他能不明白？估计他一定要跳起来，我已经做好了应战的准备。谁知道，不！他慢慢点了一根纸烟，狠狠吸了一口，向我指了指椅子：“你，坐下！”

“站着说话气儿顺！你这个连长，官不大，军阀主义可不小！蚊子咬我，我动一下就不行？”为了引他发火，我故意用劲捶他的桌子。

他又吸了口烟，回答：“不行！别说蚊子咬你，大火烧你也不许动。邱少云动了吗？”

我说：“那是战场！”

他说：“操场就是战场！操场上怎么学，战场上就怎么用！”

我不服：“你凭什么踹我？”

他冷笑一声：“这比敌人的炮弹打你，轻多了！”我还想再说点什么，一时又想不出有力的刺话，可是他已经站起来了。

我盯着他，也防着他。

他把大半截香烟往地下一丢：“在我房里，你出点格儿没什么，在操场上、战场上，老子脸皮一抹，六亲不认！”然后，他又拍了拍我的肩膀：“睡觉去吧！你这‘二杆子’货！”

第二天早上，连队集合的时候，刘建荣大步走到队前，把帽沿往下一拉，双手往后一背，大声吼起来：“昨天半夜，有一个新兵闹到我的房间里，又提意见，又拍桌子！”

虽然他的眼睛没有瞧我，可是我的心一下子提到喉咙这儿了。

没想到他接着这样说：“新兵敢提意见，敢这样提意见，这种精神值得你们大家学习。不过，最好不要捶我的桌子——爱惜公物！”

队列里有了轻松的笑声。我的心放下去了。

“他的意见嘛，也有几分道理。”他带着一种稍加赞许的目光，瞥了我一眼。人不是冷血动物，我激动得眼泪都涌上来了。我们的连长，真了不起！这时候，连他的动作、声音，我都觉得又顺眼，又入耳。别说踹了我一脚，再踹一脚又有何妨？可是，从此之后，他再也没有踹过我。

连长说我“二杆子”，我确实有点“二杆子”脾气。在连长的帮助下，我懂得了当兵是为了打仗，如果说学本领的话，也是为了学打仗的本领。开始，跳木马我跳不过去，连长把眉头一皱：“跳不过去你就别睡觉，我陪着你！”因此，在操场上，我拚命地练。练投弹我胳膊肿过好几次，跑障碍跑得屙血，夜晚躺到床上，腰都扭不得。此外，每天早上我五点钟就起床去跑公路，回来还练单、双杠。

我有个同期入伍的同学叫李克涪，我们两个人有空就练兵。他喊口令我做动作，我喊口令他做动作，我们一心扑在操场上。我现在投弹能投六十二米，跑障碍是二十一秒。在集训队学习时，队列、器械、土工作业全部优秀。在广州体育学院学了几个月，毕业时，游泳、田径、体操以及军体拳、篮球裁判等等也都得了优秀。这一切，都和连长对我的严格要求有着直接的、密切的关系。

说到严格，连长常常这样对我讲：“军队要有军威。军威从哪里来？从严格训练来，从严格要求来。没有严格，就没有军威，就没有战斗力，就不能打胜仗！”

我举个现成的例子。刚才我提到李克涪，他因为训练、学习都很先进，又爱做好人好事，被树为全连学雷锋的标兵。有一天晚上集合看电影，快开演的时候，忽然下起了大雨，团里宣布各连带回去。因为雨大，李克涪站起来就跑。连长把他追了回来，然后，在倾盆大雨中全连迈着整齐的步伐，大声唱着歌回营房。在营房门口，不许一个人进屋，连长和大家一样淋着雨，把李克涪的鼻子狠狠刮了一通。事后，我听到连里一个干部提醒连长：“李克涪刚树了标兵，你这样批评好不好？”连长说：“越是标兵，越该做好样子，不然，我们要标兵做什么？不批评他，就是我失职！”连长说的对，经过这次批评，李克涪更好了，他的威信不仅没有降低，反而更高了。

我还可以举一个和我有关系的例子。连长爱摔跤，也会摔跤，别看他身高只有一米六二，全连最棒的小伙子也摔不过他。我呢，当然更不在他的话下。有一回，我们两个人又摔了起来，我接连被摔倒了三次，浑身的肉都摔痛了，他还

不肯罢休。我说：“连长，你赢了三盘了，还不够啊？”他把眼珠子一瞪：“我是和你赌输赢的吗？”我说：“我可不行了！再摔，骨头都要散架了！”他发火了：“你这个脓包，软蛋！连这点勇气都没有。将来碰上顽强的敌人，说不定你吓得要交枪啊！不行，跟我摔！”

你看，就连平常做游戏，他也这样严格要求我们。他时时刻刻都在培养我们的硬骨头精神，培养连队的“虎”劲。过去，我听一个首长讲：“有刘建荣这样的猛虎连长，就一定有猛虎连队”；这次对越自卫还击战的实践，完全证实了这位首长的预言。

如果谁要以为我们连长是个只知道严格要求部队的人，那他就大错特错了。我们连长最知道关心人，也最会关心人。当他还在三排当排长的时候，排里补充了一个彝族战士，名叫杰木日尔，这是个奴隶的后代，他一来，刘建荣就找他谈话：“杰木日尔同志，你是彝族，我是回族，咱两个都是少数民族。少数民族要好好向汉族学习。”

杰木日尔回答：“我没有文化！”

“没关系，包在我身上了！”

从此，他每天早上在杰木日尔的右手背上，写四个汉字，让这个彝族战士有空就学。到了晚上，再让杰木日尔把这四个字默写到左手的手背上，天天如此，一天也不间断，这样坚持了半年多时间，到了一九七五年年底，刘建荣调到连里任职了，他又把这一任务移交给他的后任排长田云华，他自己则定期进行检查。现在，杰木日尔不仅会写信，能看报，而且还当了我们的“尖子班”——七班的班长。

在我当班长的时候，我也仿照连长的榜样，对待我们班

的文盲——苗族战士王志荣。不过，我要求的更高，一天要他认十五个字，少认一个字我就用木条打他一下屁股。当然，这只是象征性的，而且也是开玩笑性的，就象打扑克输了要钻桌子那样，决非军阀主义。

让我最难忘的是，自卫还击战将要开始的时候，连长和我的一次谈话。那是一个有月亮的晚上，他一只手搭在我的肩膀上，边走边说：

“咱们两个人的姓名只有一字之差。你叫刘建国，我叫刘建荣。从我认识你那一天起，我就把你当成我的亲弟弟。眼看要打仗了，咱们的一切行动，一定要对得起父母，对得起党！”

我望着地下挤得很紧的两个人影，十分理解他说的“认识”我那一天指的是什么。心里觉得热辣辣的。我说：“连长，我虽然还不是党员，可我至少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他拍了下我的肩膀：“好！我就等你这一句话！”

不久，我就向党写了一份决心书。最后签名是：“中华之子刘建国”。

我已经认识到我不单单是父母的儿子，而且是祖国的儿子了。

在越寇向我国的挑衅不断升级的时候，我们部队乘火车从驻地开赴前线。我们连长一上火车就拿出了一条洁白的手帕，上面用红线绣着“为真理而战”五个字，象展览一样让我们挨个儿欣赏。这是他的未婚妻送给他的。接着他就滔滔不绝地向我们介绍这个姑娘数不尽的优点：漂亮呀，大方呀，会骑自行车呀，会打乒乓球呀，而且射击本领相当高明（她是个公安人员），据连长说他们两个曾比赛过手枪，结果以

未婚夫的失败而告终。连长特别强调姑娘的心肠好，临别的时候哭得非常惨。最后，他向我们征求意见，“你们说，这个姑娘行不行？”

谁能说“不行”？连长的幸福，我们已经把它看成是连队的幸福了！

“你们批准了？”

“批准了！”大家狂热地回答。

“好！我请你们喝喜酒！”

连长把未婚妻送给他的酒呀，糖呀，怪味豆呀，统统拿出来请客。大家一边吃着喝着，一边听他摆谈。

连长是河北易县人，离狼牙山很近。他亲自到过这个闻名世界的悬崖绝壁。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虽然早为同志们所熟知，但，此时此刻由连长讲出来，别有一番特殊的含意。他说：“五壮士能够打日本鬼子一个团，我们应该用这种精神去打越南侵略者！”

酒喝的差不多了，连长的脸有些发红了。这时候，他又讲了个几千年以前的故事。这故事也发生在他的家乡一带。故事的名字叫《荆轲刺秦》。讲着讲着他站了起来，慷慨激昂地朗诵着这个故事里的两句诗：

风萧萧兮易水寒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几千年以前的诗句，不知为什么会准确地说出了我的心里话。据我所知，有这种思想的，决不止我一个人。包括连长在内，我们都是抱着“不回来了”的决心，奔赴自卫还击的最前线的。

火车啊，我们嫌它走得太慢了！